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書畫彙考卷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鄒世俊

書畫彚考卷十三

刑部左侍郎卞永譽撰

書十三

南宋

高宗

宋高宗宸翰四詩 行書白宋紙本後述史數則不錄

入門無平田石路穿細嶺陰風生澗壑古木翳潭井湛

盧誰復見秋水光耿耿鐵花秀巖壁殺氣禁蛙黽幽幽生公堂左右立頑礦當年或未信異類服精猛胡為百歲後仙鬼互馳騁窈然留清詩讀者為悲哽東軒有佳致雲水麗千頃熈熈覽生物春意破凄冷我來屬無事暖日相與永喜鵲翻初旦愁鳶蹲落景坐見漁樵還新月溪上影悟彼良自咍歸田行可請

高居大士是龍象草堂丈人非熊羆不逢壞衲乞香飯唯見白頭垂釣絲鴛鴦終日愛水鏡菡萏晚風凋舞衣

開徑老禪來煑茗還尋密竹徑中歸
陳留春色撩詩思一日搜腸一百迴鶯子初歸風不定
桃花欲動雨頻來人間多待須微禄夢裏相逢記此杯
白竹扇前容醉舞煙村渺渺欠高臺
種竹不必高搖緑當我榏向來三家墅無此笙簫聲皇
天有老眼為閟十日晴護我蕭蕭碧偉事隣翁驚同林
偶落此相向意甚平何須俟迷日可笑世俗情明年萬
丈矯穿地聽雷鳴但恨種竹人南山合歸耕他時夢中

路留眼記所更蒼雲屯十里不見陳留城

思陵付岳武穆手勅楷書紙本

得卿九日奏已擇定十一日起發往闕黃舒州界聞卿見苦寒嗽乃能勉為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覽奏再三嘉歎無斁以卿素志殄闕常苦諸軍難合今兀朮與諸頭領盡在廬州接連南侵張俊楊沂中劉錡等共力攻破其營退却百里之外韓世忠已至濠上出鋭師要其歸路劉光世悉其兵力委李顯忠吳錫張琦等奪回

老小孳畜若得卿出舒州與韓世忠張俊等相應可望如卿素志惟貴神速恐彼已為遁計一失機會徒有後時之悔江西漕臣至江州與王良存應副錢糧已如所請委趙伯牛以伯牛舊嘗守官湖外與一軍相諳悉也春深寒暄不常卿宜慎疾以濟國事付此親札卿須體悉十九日二更付岳飛

外録

書畫舫云宋高宗賜岳武穆手詔舊藏崑山黄應

龍家後人題詠極多尋為妄人竊去不知流落何所矣

高宗書洛神賦行草書絹本原文不録

款書德壽殿 卽後書賦

花石綱閒四海分西湖日日雨芳春孔明二表無人讀德壽宮中寫洛神李嚴

思陵翰墨志九則

余自晉魏以來至六朝筆法無不臨摹或蕭散或枯瘦

或遒勁而不回或秀異而特立衆體備於筆下意簡猶存於取舍至若禊帖則測之益深擬之益嚴姿態横生莫造其原詳觀點畫以至成誦不少去懷也法書中唐人硬黄自可喜若其餘紙札俱不精乃託名取售然右軍在時已若小兒輩亂真流傳歷代之久贋本雜出固不一幅鑒定不具眼目所以去真益遠唯識者久於其道當能辨也

余每得右軍或數行或數字手之不置初若食蜜喉間

少甘則已末則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也故尤不忘於心手頃自束髮即喜攬筆作字雖屢易典刑而心所嗜者固有在矣凡五十年間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捨筆墨故晚年得趣横斜平直隨意所適至作尺餘大字肆筆皆成每不介意至或膚腴瘦硬山林邱壑之氣則酒後頗有佳處古人豈難到也

本朝士人自國初至今殊乏以字畫名世縱有不過一二數誠非有唐之比然一祖八宗皆喜翰墨特書大書

飛白分隷加賜臣下多矣余四十年間每作字因欲鼓動士類為一代操觚之盛以六朝居江左皆南中士大夫而書名顯著非一豈謂今非昔比視書漠然略不為意果時移事異習尚亦與之汙隆不可力回也

前人多能正書而後草書葢二法不可不兼有正則端雅莊重結容得體若大臣冠劍儼立廊廟草則騰蛟起鳳振迅筆力頴脫豪舉終不失真所以齊高帝與王僧虔論書謂我書何如卿僧虔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三

陛下草書第二而正書第三是臣無第二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故知學書者必知正草二體不當闕一所以鍾王輩皆以此榮名不可不務也

士人作字有真行草隸篆五體往往篆隸各成一家真行草自成一家者以筆意本不同每拘於點畫無放意自得之跡故别為户牖若通其變則五者皆在筆端了無閡塞惟在得其道而已非風神頴悟力學不倦至有筆塚研山者似未易語此

士人書法必先學正書者以八法皆備不相附麗至側字亦可正讀不渝本體蓋隸之餘風若楷法既到則肆筆行草間自然於二法臻極煥乎妙體了無缺軼反是則流於塵俗不入識者指目矣吾於次叙得之因筆其梗槩

草書之法昔人用以趨急速而務簡易刪難省繁損複為單誠非蒼史之迹但習書之餘以精神之運識思超妙使點畫不失真為上故梁武謂赴急書不失倉公鳥

跡之意顧豈皁隸所能為也又其叙草大略雖趙壹非之似未易重輕其體勢兼昔人自製草書筆悉用長毫以利縱捨之便其為筆法必至於此

昔人論草書謂張伯英以一筆書之行斷則再連續蟠屈拏攫飛動自然筋骨心手相應所以率情運用略無留礙故譽者云應指宣事如矢發機霆不暇激電不及飛皆造極而言創始之意也後世或云忙不及草者豈草之本旨哉正須翰動若馳落紙雲煙方佳耳

士人於字法若少加臨池之勤則點畫便有位置無面

墻信手之愧前人作字煥然可觀者以師古而無俗韻

其不學臆斷悉掃去之因念字之為用大矣哉於精筆

佳紙遺數十言致意千里孰不改觀存嘆賞之心以至

竹帛金石傳於後世豈止不泯又為一代文物亦猶今

之視昔可不務乎偶試筆書以自識

余嘗謂甚哉字法之微妙功均造物迹出窈冥未易以

點畫工便為至極倉史始意演幽發為聖蹟勢合卦象

德該神明開闔形制化成天下至秦漢而下諸人悉胸次萬象布置模範想見神遊八表道冠一時或帝子神孫廊廟才器稽古入妙用智不分經明行修操尚高潔故能發為文字照映簡編至若虎視狼顧龍駭獸奔或草聖草賢或絶倫絶世㝠合天矩觸途造極非夫通儒上士詎可語此豈小智自私不學無識者可言也

外錄

書史會要云高宗諱構徽宗第九子善眞行草書

天縱其能無不造妙嘗言學書惟視筆法精神朕
得王獻之洛神賦九行置之几間日閱數十過覺
於書有所得又云學書必以鍾王為法然後出入
變化李心傳以謂思陵本斆黃庭堅書後以偽豫
遣能黃庭堅書者為閒改從右軍或云初學芾又
輔以六朝風骨自成一家
又云憲聖慈烈皇后吴氏開封人吴宣靖王近之
女高宗后博習書史妙於翰墨帝常書六經賜國

子監刊石稍倦即命后續書人莫能辨　劉夫人字希號夫人建炎間掌內翰文字及寫宸翰高宗甚眷之亦善畫畫上用奉華堂記印

高宗御書樂毅論原文不錄

臣伏讀高宗皇帝翰墨志云魏晉以來筆法無不臨摹又云每得右軍書手之不置初若食蜜少甘則已末如橄欖眞味久愈在也故尤不忘於心手紹興三四年間嘗臨羲之所書樂毅論以賜樞臣

韓公蕭胄之世傳高氏石本間節三十餘字得非
御府别藏真跡自不同邪後六十有三年樞臣之
孫前韶州守臣亞卿示臣使記歲月恭惟龍鸞飛
動衆所共窺天日清明臣何敢繪慶元丙辰四月
二十八日具位臣周必大謹再拜稽首書其後
高宗御製徽宗文集序原文不錄
右宋高宗御書序文一首前有斷簡後稱臣稱名
葢御製徽宗御集序也按紹興二十四年九月己

巳宰臣進呈徽宗皇帝御集凡百卷上自序之權
奉安於天章閣今序文無歲月豈即當時所上耶
後有龍舒故吏胡珵跋亦無歲月第云書於袁桷
清容齋蓋元袁文清公伯長所藏伯長自跋亦缺
其後按伯長生咸淳二年宋亡時才十有四歲胡
跋蓋作於易世之後故不書年觀其書龍舒故吏
而不稱臣可見矣又云集藏敷文閣而史云天章
按杭宋內府寶文等十閣並貯諸帝御集而敷文

實徽宗集所在天章則屬真廟而史云權奉安者
豈當時敷文未成耶然前此侍臣已有帶敷文學
士者而當時奉燱實為奉安御集禮儀使鄭重如
此不應閣尚未成此皆不可曉也惟宋多右文之
主自真宗而下皆有御集多至數百卷今皆不傳
而其所以為世輕重實不在此高宗翰墨尤號名
家此文皆典雅而翰札尤精然胡衮題識皆微致
不滿之意誠以帝王之學自有所重也文徵仲跋

思陵書杜少陵山水障歌行書

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山川俗本作江山起煙霧聞君掃却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浪趣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對此融心神知君重豪素豈但祁岳與鄭虔筆力俗本作跡遠過楊契丹得非玄圃裂無乃瀟湘翻悅俗本作悄然坐我天姥下耳邊已似聞清猿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俗本作滿城鬼神入元氣淋漓障猶濕眞宰上訴天應泣野亭春還百俗本作雜花遠漁翁暝踏孤舟立滄浪水深青溟闊敧

岸側烏秋毫末不見湘妃鼓瑟時至今斑竹臨江活劉
侯天機精愛畫入骨髓自有兩兒郎揮洒亦莫比大兒
聰明到能添老樹巔崖裏小兒心孔開貌得山僧及童
子若耶溪雲門寺吾獨奚為在泥滓青鞋布襪從此始
少陵詩才人莫及下筆便有萬鈞力巍如巉巖千
仞峯顛崖疊嶂森森立浩如長江風濤驚魚鼈縱
橫蛟鼉出障子一歌歌更奇自是千古黃絹絲遂
使天下學詩者望風佇立長嗟咨趙宋中葉善揮

翰筆底龍蛇紙中見嗟余老眼半昏花看字歌詩不知倦長歌數過心目舒清風颯颯生坐隅晉宋不鳴漢魏遠後世誰敢爭馳驅吳郡朱仲敎

宋高宗御書杜少陵七言古詩帖神品宸翰其値三十金明萬歴十載裝池項元汴敬祕

平生眞賞紙上龍蛇堪景仰魏晉鍾王世遠文訛不易詳　寸心誰許只數唐初虞與褚展閲思陵遠接文皇譽日升　調寄減字木蘭花恭題宋高

宗書杜甫歌行後張丑

外錄

書畫舫云不腆近購思陵行書子美題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黄蠟箋真蹟前後用乾卦御書内府之印及紹興三璽筆精墨妙神采煥然閲之令人形神開爽其源葢出李北海也後有吳郡朱仲毅七言古風題咏一紙亦妙

高宗御製損齋記卷原文不錄

外錄

書畫舫云武林胡氏藏宋高宗御書損齋二字并

御製損齋記左僕射沈該以下聯名親書表在後

並屬真蹟此卷前元時在王子慶處亦見雲烟過

眼錄也

高宗隨宜飲酒詩卷草書

隨宜飲酒聊充腹取次衣裘亦暖身未必得年非瘦薄

無防長福是單貧老龜豈羨犧牲飽蟠木寧爭桃李春

隨分自安心自斷是非何必問閒人

外錄

書畫舫云思陵草書一卷其墨蹟藏項玄海家每行止二字字大如拳押縫有御書之寶印識尾有御書瓢印收藏有王濟之圖書及三槐堂印

思陵書黃庭經小楷書黃素原文不錄

外錄

書畫舫云思陵黃素黃庭經小楷俊逸絕不類吾

家御製徽宗文集序乃其晚年書也

高宗手書龍王勅原文不錄

外錄

妃古錄云宋高宗手書龍王勅向在三塔寺寺僧

信大源質項子京家

高宗書女史箴原文見畫考顧愷之集不錄

外錄

妃古錄云女史箴余見於吳門向來謂是顧愷之

其實宋初筆蹟乃高宗書非獻之也

思陵書蘇武李陵詩 行書原文不錄

外錄

書畫舫云思陵行書蘇武李陵詩共七首姿媚可喜與吾家杜陵詩帖正同今在黄氏

高宗地黄詩帖 行楷書紙本

地黄飼老馬可使光鑒人吾聞樂天語喻馬施之身我衰正伏櫪垂耳氣不振移栽附沃壤蕃茂爭新春沈水

得穉根重湯養陳薪投以東阿清和以北海醇崖蜜助甘泠山薑發芳辛融為寒食餳嚥作瑞露珍丹田自宿火渴肺還生津願餉内熱子一洗胸中塵

外錄

書畫舫云思陵鋭意學書多歷年所故其書楷法清逸行草渾成無不臻妙吾家舊藏御書徽宗集序一卷前後雖有殘缺而字宗虞褚實為希世奇寶先府君博雅好古目力過人生平寶愛三代九

螭白玉玦及此卷至仙游時以授長兄伯舍永為

傳家清玩

高宗書破邪入正歌冊 楷書朱絲闌六紙摺縫處上寫一破字下編一二三四五

六字歌詞每行二句上中下空白內脫誤字依原本

破邪入正歌 逍遥子撰 四字小楷

休信閭簷閒道人摶酥吐戳復呑津河車道引務初學未達希夷謾屈伸房中採御誇奇得不是回黄並轉黑沂流訣悞却傾顚卦氣尚應乖法則火毒知時耳必聾

無丹空發定招凶少思寡慾元無疾諸術翻推四大空
或復停廚經歲月藥停氣住無暫歇落死根源本不然
徹頭五炁須虧訣口中忽吐一朱櫻言是身中内五行
不會陰陽成至藥死生依舊屬三彭或要采霞吞二景
害目轉睛如影響行炁之人法度多自取風邪人未省
或更飛符禁鬼神金丹不遇謾勞形百骸數盡皆歸土
一物翻成究鬼親或論出神脩定觀妙有真空元未見
謾去借舍與投胎四生隨想皆輪轉或朗浪兮或朗二朗

字墨蹟俱作諱筆盃紅顏語力巨如雷時人嘆有眞仙術自是全陽稟盛來或欺霜雪眠風雨葢是酒力為寒主醒時戰慄一衣單筭來不異常人苦說內丹空假相忘想之人多罔象思姪室女不生兒牝卵之雞無實狀或稱異代永年人劍訣傳來遇洞賓誰知顛狂無識者辰昏杯鬱兩相親或言黃白來相識草石萬端生巧惑神仙藥在五行中福行何人消受得如此知人事最多饑寒苟且免蹉跎不知大道眞根蒂老死如麻爭奈何脩仙須

是先功行行滿天人傳性命空言慕道不脩心一死葢應心未靜要度生死須是丹不在市兮不在山若令神炁常存守五行換過炁形完金丹自得天人受小法傍門凡暫安上天仙訣明傳世三洞四輔誰足記高仙自古出王公偏見凡愚安得際伊子天師遇老君授經千軸降天文葛洪萬卷猶為欠思邈隱居由博文昔人悟道窮文義今人偏惡師貧士智者因文始遇師下士求之應末易古今學者翫參同譬喻無中有異同不識關

遮眞旨處此書到老的朦朧論之内說說爐鼎還似外
論之内丹無質生質誰知會參同意旨本分明未遇師
傳終自眛泄天玄機度有緣逢師語訣認眞鉛眞鉛不
産五金内生在杳冥天地先北方大陽南方月黄金白
銀齊二八龍虎戰爭金木交先液後凝膏體滑八十一
策眞坎離藥同訣異隨所為有時下口問同侶白虎熬
樞皆不知黄鍾健迴加太簇眞符直使循星漏戊寅戊
申分至程甲子巳巳分元候卦火虧盈匝九元黄道黑

道相迴環爐中別有一天地寒暑辰昏經甑山造化從
來難顯說五行相生更相伐一日之中奪一年一年更
牙是一月月行丁上藥低昂此是金來歷火鄉月加丙
土還丹伏克伐之中汞性亡子至巳宮陽體足午至亥
宮重起復返還消長煉陰陽誰人識取眞金木卯酉從
玆辨木金甲庚之體本浮沉周旋卦節三十輻一月推
排見轂心二月斗臨西首杓四陽正旺榆花落八月魁
臨正酉方薺麥秋芽知木作剝卦丹成却殺人九還來

沾便返魂白羊白猪暫亡處此事問君聞不聞餌來世
疾般般止遂換骨毛兼肉髓玉肌皓齒返童來化出桃
源一仙子刀圭點汞化黃金鉛錫沾時色愈深肘後抽
之游八極經行山海鬼神欽至藥金丹非有質三卷參
同標不一好認日晶並月華分明不是世間物慎者硃
砂與水銀更將金石化為眞眞眞金欲死如灰土從此得
名明窓塵我曾隱密逢師旨即是華池正神水得道憑
鉛生自然富有之門誰信此成佛成仙上上機是人有

分總皆知無端三毒來為主智惠剛隨妄想欺細認人
生天地才三官注定有誰猜物隨inherited泰來兼去物在杳
冥安在哉世人色相為身累不得逍遥偷煉已浮華萬
物本來空贏得一場榮辱死曽棲淡薄已多時經訣傳
來始遇師一鼎流砞天上藥蒲桃酒熟海山期天官須
選天人學玉圭須用美玉琢上天不懼下愚人良工不
採塼瓦璞勸君博覽廣搜尋一箭未能興羽林切須自
抱神仙學莫認色袍青布巾

逍遥子破邪入正歌終

按墨蹟朗字月中闕點續通鑑眞宗大中祥符五年以聖祖趙玄朗授天書詔天下避聖祖諱改玄為元朗為明凡載籍偏犯者各闕其點畫此書朗字點畫故闕也

宋兩朝御札墨本 高宗賜楊沂中孝宗賜楊存中楊倓諸札

高宗皇帝

近降親筆責卿破賊以卿忘身殉國必能體朕此意今

聞逆闕親統賊衆衝突闕　以此賊遺朕俾卿首
建奇功之時也卿其合軍戮力鼓率將士鏖戰取之酬
朕平日恩顧之厚不可失此機會併遺後患故玆親筆
卿宜知悉
付沂中　押
連日聞叛賊已從霍丘謀渡若有舟船必亦不多一行
軍兵老小想非一日可過料卿軍行之速必能及之若
是淮水有淺處可以徒涉而過則王師闕可涉過淮追

擊出其不意是一機會卿可稟張佽審度事勢併力前
進是收大功之日也
付沂中　押
付沂中　押　封
朕昨在哀迷殆無生意勉從羣請姑視政幾觸事亡聊
悲傷可述卿朕之腹心義均一體想惟痛憤同切於懷
宜思奮揚雪吾大恥故兹親諭所宜悉之
付沂中　押

近據諸處探報及降闕而奏皆云烏珠與龍虎議定欲誘致王師相近汴都併力一戰卿切須占穩自固同為進止闕或時遣輕騎來相誘引但挫其鋒勿貪小利墮其詭計俟有可乘之隙約定期日合力并舉以保萬全

廿七日

付沂中　押

覽卿奏已度江暫駐兵泗州比得韓世忠報提兵往淮陽卿可審度事機若當應援即一面策應宜以體國為

念勿分彼此岳飛近奏留王貴等在蔡州已過順昌由
淮西前來奏事俟有定議即報卿知特遣親札諒宜體
悉
付沂中　押
得岳飛奏措置班師劉錡奏復入順昌已令各且駐軍
近便去處報卿同共相度如機會可乘即約期並進如
未可亦可駐軍相近聲援相接勿致為賊所窺卿可急
遣人與飛錡議定卿一軍所向庶幾不失期會也

付沂中 押

張俊初二日發火頭初三日起發前去和州卿可星夜趲程前去會合不可時刻住滯有悞國事具知委奏四日申時

付沂中 押

得韓世忠初七日奏見駐軍淮陽城下并捉獲淮陽告急天使稱已乞兵東京南京極力來援卿可與世忠期約擇利策應毋失機會初遣卿行與岳飛合力令飛方

赴行在奏事世忠見已出師國事一也不得輙分彼此
遣此親札諒宜體悉
付沂中 押
覽卿十一日奏前去徐州與韓世忠相為聲援兼欲到
徐親見世忠議事深見卿忠純體國徐在淮陽西北闕
人來援恐此犯卿切須明遠斥候常為大敵之備仍與
世忠勢力相接進退之間預相期約勿各自為前却皆
成孤軍已親札付世忠密告以專遣卿竭力應援闕令

協和以濟國事再遣親札諒宜體悉

付沂中　押

烏珠復窺濠州朕已降手詔與韓世忠張俊皆於濠州附近尅期同日出戰卿等各體此意不得前却卿比之他人更宜為朕出力想不待朕言也曹勲想已到軍前也卿家中平安朕闕人照管報卿知十一日

付沂中　押

比報偽兵節次渡淮已令光世張俊併兵破賊卿等各

宜竭力協濟事功副朕平日眷待之意策勳第賞朕不
敢吝故兹親筆卿可悉之

付沂中　押

押

楊名文字二件付卿可仔細看其間曲折令張去為面
說卿可熟思合如何處置却合奏來本欲召卿面議恐
彰其事所降文字却封來楊名已送大理寺實禁聽候
指揮

昨日行門來鎮射弓前後箭滿不破體殿侍時通却喝前箭一指後箭三指並破體卿可理會自今後引呈須管實喝如不實殿侍決配取逐人知委付殿司收

押

和州賊遁走已降指揮令李顯忠追襲卿可速遣人去說與顯忠可惜不勦戮縱令自去須是連夜前去追趕若收買堪好可脩作戰船者百姓海舟亦可買二十隻或三十隻

造船近人並和雇百姓不須役軍兵

可先次計料二十隻物料要在此處江内擺泊若先要

錢收買板本便來請

每船載甲軍五十人梢在外

只用可剋敵弓弩

可差人於平江府計會蔣璨 闕 如無錢候人回日別來

理會餘貼數錢御前貼請

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殿前司後軍馬潘真於今月

初八日忽患啞中不省人事

此是風熱祛風丹卌粒只作兩服用生薑汁少許調成膏用水化下冰水大盞内并藥共半盞來服之看如何若省人事速來道切不可灸

已令朱夏卿支銀三萬兩付卿等第支散隨李横出戰傷中人併陣亡人家屬卿可躬親逐一支賜仍子細契勘所失亡人數并鎮江見在人數盡具奏來

初九日　付存中

卿以心膂之寄盡護諸將乃遽形懇避未悉至懷可專意措畫惟委付為務若有不率令者具名以聞復不可顧情容庇也除軍事外不得再有陳請

壽皇聖帝

朕屈已和戎欲休息軍民而敵情變詐不測侵軼朕以宗社之重敢憚應敵卿其明斥候審彼已無以小利為敵所誘宜堅壁養威斷其糧道使自困斃邊事稍閒當以樞密使處卿非但虛名正以羣臣知兵者少賴卿居

中以佐朕聽決軍政卿益勉之以副朕倚注之眷遣此不多及

付楊存中　押

付楊存中　押　封

朕以湯思退素不知兵又無人望今專以卿為都督軍事一皆仗卿凡事更精審有立功人可除節鉞者今有節度使已下牙牌并空名告宣續差人押付卿凡有事宜頻具奏來

付楊存中　押

付楊存中　押　封

卿總督師旅克壯戎昭折衝所臨敵欲潛遁雪寒增凜

忠藎良勞今賜卿金合茶藥鞍馬至可領也

付楊存中　押

郭振在六合軍孤城小若遇敵人大軍必不能當卿臨

時相度令郭振退與王琪合兵控扼先須持重以待敵

人之困沿江戰艦可令早辦集王琪奏劄內謂揚州無

守禦之具如敵人侵犯亦無城壁可守以此思之豈可須在堅城中坐也兩淮兵力可以抗强敵否卿速具奏來王琪劉子宜付卿

付楊存中

令諸帥相和互為策應皆卿措畫之力劉錡宋受雖在真州郭振在六合緩急須使會合禦敵不可止在真州六合瓜州真州二閘緊急亦宜毁拆

付楊存中　押　封

聞劉寶將軍馬已到寶應縣楚州失守此大係利害不知此段事如何措置可速具奏來洪澤閘已行毀拆未清野事如何施行

付楊存中　押　封

卿近日莫知敵情虛實否敵人漸深入又不聞（闕）中别增兵今中外皆望卿進兵會合破敵朕未審卿機會如何宜速奏來

付楊存中　押　封

朕有親札與戚方卿可一面付之緣前降指揮有所未當

付楊存中 押

付楊存中 押 封

真州所屯軍馬可併在揚州可惜分了兵勢宜速疾施行真州聞恐當先次毀拆此一項卿更相度卿可暫來鎮江措置朕亦令王琪合兵捍禦無失機會却具奏來

付楊存中 押 封

聞劉寶已徹洪澤閘甚為利便但運河能乾涸不復通
敵人戰船牌筏否設若相持日久連陰雨雪如何使我
軍將士暫回鎮江建康屋居火食以逸待勞卿宜先作
經畫此二事大係利害卿可速奏來
卿經畫甚當如敵人兵少未須迎敵恐賊精兵在後以
少兵誘我朕已令真州軍馬去併力捍禦
付楊存中
聞諸軍有向經宿州陣亡之家不加存卹或有迫逐出

寨殊非撫卹之意可且令在寨居住依舊按月支給請受以侯贈典全在卿留意以副朕憫將士之懷仍具奏來

付楊倓 押 封

聞建康糧食極闕乏卿可速具奏來

付楊倓 押

付楊倓 押 封

趙公稱已罷總領朕欲使卿兼之可否奏來

付劉源楊倓 押 封

卿等所進兵帳甚整齊然有未盡處如馬軍正隊一百人餘合將傔人作不入隊隨正隊馬軍數令冊上不入隊人恐是闕闕者當稱說闕馬人候有馬亦係正隊數如步軍正隊一百人不入隊止破三十人充輜重火頭可別簇隊伍裝成帳冊進來

據冊上不入隊人至有正使者豈有國家高官重爵養不入隊人若不堪戰何不揀去此尤當留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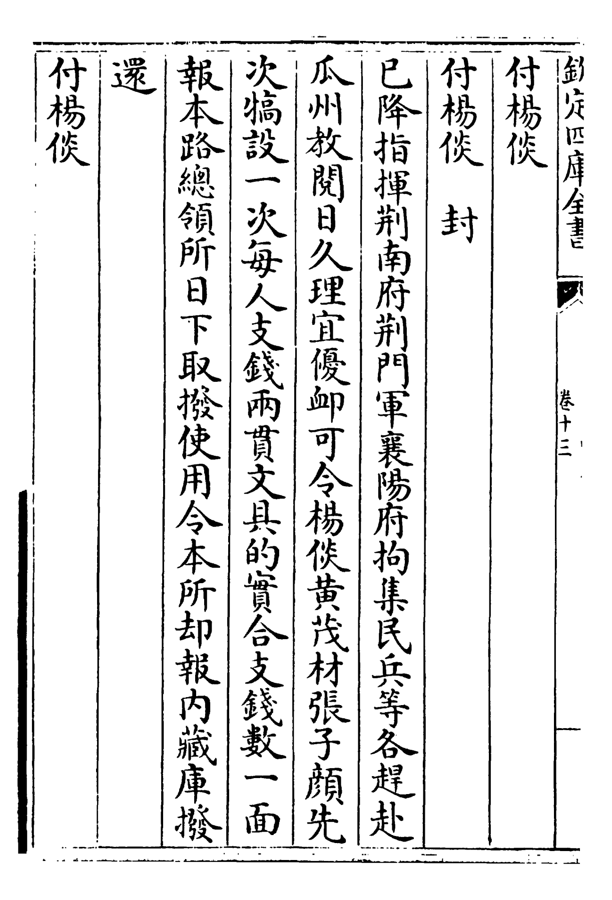
付楊傒　押　封

朕以荆襄一帶控制上游卿傒到官可與趙樽及襄陽統兵官帥臣等同議軍中事宜繕葺守備以濟國事仍須親往相視凡有利害條具奏來

付楊傒　封

覽奏詳悉足見留心軍政深副朕意今撥降麻札刀一千口并所乞鐵甲可依數並差人於建康府黄彦節處支請木弩一千枝并弩箭依數並於郭剛處支請其見

造鐵甲須令甲葉厚實諸州軍所造軍器亦令堅壯堪
好久遠可用更宜勉旃嗣有褒寵中前葉衡造者軍器
見於甚處安樁及如法否可具奏來
付楊倓　封
已降指揮荊南民兵就帥府教閱專委卿提點器甲務
要足備訓練弓弩手尤須數多及較量斗力勿令淺軟
少用槍刀以充隊伍仍當遴選兵官緩急可用以統率
者以備不測委用想能深體此意益加勉旃



付楊倓

付楊倓　封

已降指揮荆南府荆門軍襄陽府拘集民兵等各趕赴瓜州教閲日久理宜優卹可令楊倓黄茂材張子顔先次犒設一次每人支錢兩貫文具的實合支錢數一面報本路總領所日下取撥使用令本所却報内藏庫撥還

付楊倓

付楊倓

卿遠拊方面軍民按堵深用嘆嘉目今荊南一路民兵多寡軍用器甲弓弩箭鑿的實數目一一開具奏來

付楊倓

右高宗皇帝御札一十有九壽皇聖帝御札一十有二賜臣先大父和王臣存中也壽皇聖帝御札有八賜臣先父樞密臣倓也國家讐恥之痛自建炎及隆興天子銳志未始一日不北向也義激於

心志形於辭此所見者特其大略也開大帥府之初大父遭逢簡拔宏濟艱難期於剋復而后已嗣聖龍飛中興老臣惟大父在焉總師旅壯戎昭狂闕逭讋又將以有為也而大父亡矣先父繼被擢用晉位樞庭軍政重寄亦備見於親灑之筆豈苟然哉伏讀而嘆兩朝眷倚之異未有如大父之隆而先父辱知於壽皇豈止焜燿一時而已哉如徒積戢寶笥隐而不見俾聖謨神筭弗克彰顯是臣

蔽天地之大義沒父祖之至寵豈所以侈大貺昭
令績也用敢采求樂石編次刊上庶幾貽之後代
永永光明若夫翰墨飛蟠燦然霞綺之映漢炯然
星辰之下垂顧臣么微安敢廹視臣無任欽戴皇
懼而已紹熙四年五月旦日朝奉郎直祕閣通判
臨安軍府兼管内勸農事賜緋魚袋臣楊文皡拜
手稽首恭書
君上眷顧之重臣子忠勤之篤可以動天地可以

感鬼神可以正綱紀昭昭烈烈萬世不能泯也伯
高楊徽君出示宋高宗付其祖楊和王父子御札
及病風熱賜祛風丹并切囑不可犯以艾火灸之
帖於戲分則君臣情逾父子骨肉後之忠臣孝子
覽斯帖者世雖古今亦感激重有啟於懷也其賣
國背親之徒見之寧不愧乎至正二十六年歲丙
午三月十有二日顏思敬跋

太師武恭楊和王以忠勤淬勵之功扶翼宋室而

高宗壽皇二帝以眷遇之隆俾之贊畫軍務密見於書翰往荅繼而王之子㑀出壽皇一知遇之即晉位樞庭亦以翰及如故則博平日之所竊聞者尚能旦旦興起今獲與王之八世孫翰遊恭覩賢父子親承二帝書翰之眞跡其情切而慈其詞謹而篤益信嚮之所聞不為徒慕也吁雲龍風虎千載一時焉語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觀此豈不有夫且諸葛武侯在漢受知於二主人皆以為

絶無而僅有矧王父子並用於朝沐其恩光寵眷則史籍之間昭昭奕奕能不與諸葛異世而同符者歟洪武十五年歲壬戌八月既望吳郡周博識

右宋思陵阜陵賜楊和王存中及其子樞密副使倓御札總三十有九王之孫文興粹次勒石於今二百五年矣八世諸孫翥間以示予覯其論議之詳付託之切誠要義激可謂至矣當其時徽欽北遷宗社幾覆任武事者非有張韓劉岳及王諸公

無以成建炎隆興之業觀此固君人者有以得之
乎然止於建炎隆興而已不能使天下後世無遺
憾者亦孰之所為哉於戲六月之詩玁狁孔熾我
是用急南渡其甚矣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王父子
同一不忝焉夫惟大雅無念爾祖王子孫尚敬之
哉洪武丙子夏六月上澣廬陵楊士奇題
國家有難臣子奮不顧身而赴之乃職分之所當
為語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是也竊惟南渡

君臣不能恢復中原為社稷計徒能倚辦一二大臣與賊轉戰於數千里之外雖然理有定數事有未濟安得而强為之今觀和王楊公暨賢嗣樞密公克勤王家提兵敗賊於淮甸之境數蒙宸翰褒奬賜予亦已至矣而公父子皆能盡瘁王事忠肝義胆感激於君上者昭如日月垂耀於千古而不磨勒之琬琰傳之子孫永永可觀八世孫翥能什襲珍藏凡見讀書君子輙出示以顯揚先世之殊

遇可謂繼志述事者也後之為子孫者尚當寶之

時洪武戊寅陽月晦會稽俞鎔謹識

右宋高宗賜其將楊沂中御札十有八孝宗所賜十有一帖及賜其子倓十帖歷二百餘年之久墨蹟如新豈易得哉沂中後賜名存中薨謚和王八世孫翥字仲舉持以示予欲得一言贅其後夫存中之勲業載在史策高孝之書翰稱於古今奚容贅語嘗讀公傳紹興十四年請詣太學謁先聖帝

曰學校既興武人亦知崇尚如漢羽林士皆通孝經況其他乎當播遷之時方以攻戰為事而公之請及此人豈不以為不急之務且非公所宜言殊不知學校之興迺天理存亡之機人心向背之源實在於此公之所識有異於庸瑣之將也能以功名終豈無所自哉孝宗嘗題其所藏御書之閣曰風雲慶會若公者足以當之矣計當時風雲慶會者匪一人而不能保厥君臣之始終則又有可深

慨者焉閣今廢矣而御札則存也御札之存則賴子孫保護之也計當時受御札者亦匪一人今則不之見而特見之於楊氏抑又有可喜幸者焉仲舉好讀書居貧奉母確然有守而獨於此保護益謹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楊氏其將復始乎歲己酉冬十有二月迪功郎楚府紀善樵李貝翺

書

世有通言恩篤父子義合君臣然恩可不勸而篤

義未有不孚而合者譬諸齊門之操瑟者焉其不至於投棄亦幸矣古之人有抱負利器勇鋭驕發芥視青紫斂手拾之而卒至於顛頓風塵皓首弗遇意氣索然喪其所恃者李廣是也廣嘗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也射之一發而飲其羽就而捫之始悟為石載射則矢躍而欲僅勝其闕迺撫而嘆曰石乎我與闕　從事且廿餘年而所及皆膚寸之功吾誠知侯之不終封而夙志蝕矣何怪乎吾

力之不復勝此石也巇功名之難不其然乎余觀趙宋高孝所賜楊和王及王子樞密公手詔若干什而嘆曰宋室南遷亂靡有定王以軍功秉國之柄挾震主之威蒙不賞之功指麾三軍以操天下之重輕凡在廷臣孰不危之而明良相遭忠義交孚論議措畫若出一人褒嘉之重有稱比朕郭子儀者而論王之事業無愧辭焉歷宋而明雖百世以遠即盈尺之遺墨尚可以想見二代之餘風懿

哉王父子得君之盛若是抑亦高孝之義有以孚其心者耶傳曰忠臣之後世衍益昌王子孫宜則之永樂庚寅夏六月初吉前正字四明顏懿敬書

宋高宗孝宗御札賜其大將和武恭王楊存中及其子樞密倓者凡三十有九王之孫直祕閣文皥刻諸樂石今三百年矣其八世孫翕出其墨本示予雲章宸眷若前日事於以窺其君臣之際風雲慶會魚水相資恩禮並隆有非偶然故宋不失舊

物而王保厥駿功福延後裔有由來矣洎讀王列
傳觀其請詣太學謁先聖及金人議和請拘其使
能歸我族屬還我舊壤損歲幣復白溝之界則和
議可從不然請斬其使亟圖恢復則其輔世經國
之謀遠矣使其言聽而宗澤岳飛之徒無死則宋
之天步豈徒局促江介而已哉至其請命於朝俾
厥祖宗閔厥考震死難之節大白於當世忠介忠
毅之謚偕下顯忠報忠之廟兩立錫其祭器許祭

五世其祖母劉流落蜀隴禱祠訪問間關數千里外卒迎歸致養其純孝之感又如此大倫克盡忠孝兩有人紀賴焉翥字仲舉居約而有志績學以適道其忠敬行於家信義達於友卓乎楊氏之賢子孫也天爵之脩人爵之來以復其初則有不期然而然者遂識諸末簡云永樂癸巳前浙江分憲

安成周子治書

昔之有天下而以天下繫其心者雖衰亦不至於

遼亡為人臣能以忠義立大節雖亡其子孫必有振發之者距淳熙十二年又九十禩宋亡和王八世孫翕以行學為皇明翰林院檢討於乎信哉永樂丁未三月初吉翰林五經博士廬山陳繼識

右宋高宗孝宗璽書皆與和王楊存中父子者觀其倚重圖全之意委曲至到而眷愛之情不啻如家人父子令人感激思奮於易世之後況身親之者乎方是時國步方艱大恥未雪易曰王臣蹇蹇

匪躬之故存中之謂歟其孫臨安通判文睥勒之
於石以垂永久八世孫翰林編脩翥問以示予謹
書此復之宣德壬子孟冬初吉嘉議大夫太常卿
兼翰林學士南郡楊溥識

孝宗

宋孝宗御書政道帖 行楷書紙本

張玄素名見問以政道對曰隋主好自專庶務不任羣
臣羣臣恐懼唯知禀受奉行而已莫之敢違以一人之

智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原蹟下字旁注諛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謹擇羣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敗以施刑賞何憂不治上善其言 賜

曾覿

隆興二年中秋日臣覿等從上詣德壽宮謁見朝回上御内殿語臣等為政恤民之道甚難往者蘇湖潦饑發封樁賑濟運綱稽緩出内帑助調小民猶有瓊林大盈之言安知吾心哉顧政不勤則荒

民不卹則怨人心然也吾常戒慎不敢怠忽臣覲等拜手稽首謹稱賀曰誠如聖言毋以逸豫為期而思海宇之廣邊境之虞必使人物咸若登春臺躋壽域而後可同樂也猗歟盛哉上是日閲唐史至太宗與張玄素語隋主有好專之失親灑宸翰以寄其思推廣當時太宗為治之意語臣等曰吾行有不逮即時奏毋隱故書此以賜卿臣覲謹捧領謝無任感激伏書於下八月十六日中大夫祕

書監丞兼左諫議臣曾覿記行書紙本

寧宗

宋寧宗止盜帖行楷書紙本

上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哂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内昇平路不拾遺外户不閉商旅野宿焉又嘗謂侍臣曰君依

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求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亂國亂則君喪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

理宗

宋理宗御書賜鄭丞相

朕誕節再臨集英錫燕因成一詩

菲德承休帝命新青陽闓動御昌辰慶貽虹渚嘉祥衍

春滿鼇山景色新鎬燕頌思勤闕靈韶協奏喜横陳在朝從此薰和氣要使驩心萬闕均　賜鄭丞相

右宋御書律詩一首序曰朕誕節再臨集英錫燕其後題曰賜鄭丞相識以二璽其一文曰庚戌集英杭宋殿名庚戌則淳祐十年也然宋自南遷後凡三歴庚戌此何以知之葢建炎四年紹興元年皆無鄭丞相有之者淳祐也按宋史鄭清之以端平乙未拜左丞相丙申享明堂以災異免淳祐甲

辰為少保奉朝請丁未復為右丞己酉轉左賜詩
葢在明年春又明年封齊國公致仕越六日而卒
此其證也或者不考指為徽宗詩夫當時雖有鄭
居中為省長然不名丞相至孝宗朝始改尚書左
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左右丞相借使用
古官稱之集英之署不古也况詩有青陽闓動之
語徽宗則以十月生旦在位二十五年亦無庚戌
歲此又易辨者若宋君多能書其字畫識者自能

鑒之又不暇論也故此詩知為理宗錫清之無疑夫清之以舊學故致位宰輔既免倏起眷遇益加翰墨之賜史家嘗載其顯德謨明閣扁至於詩篇徽宗不勝紀錄此特流落人間者耳然片紙揮灑官而不闕名即此足以見當時寵異之恩矣世之覽者必將慨然於斯後二百三十七年為皇明成化丁酉歲冬十二月己酉史官吳寬書

沈與求

沈必先高秋氣爽帖 行書紙本

與求頓首上子明知府侍郎親家台席高秋氣爽伏惟台候勝常與求屏居里社未有晤集之期千萬為國保重不宣與求頓首上子明知府侍郎親家台席

胡安國

胡文定與信伯二帖

安國頓首頃在行闕奉所多教方欲再造問信已以罪行矣既渡湘水之西山居自省相望數千里無緣復通

聲息懷思可量去此見報伏審賜對受知 闕 宸瀛館豈
特交遊之私慶也已辱書貺欣承校正多餘德履增福
未期晤集切冀順時為此道自衛不宣安國頓首信伯
學士執事
安國再啟一別三十年 闕 光既及而學未至回省初心
旦夕自愧每聞德譽想造養之益深也信伯既親見伊
川丈人入其堂奧責任亦不輕矣使斯道遂行邪說不
得汨之也直有望於君勉之安國再啟

胡康侯稍疎奉問帖 行書紙本

安國頓首稍疎奉問但企仰不忘爾辱教伏承尊履之休良用慰尉郡久缺雨今日方得少雨不審治下何如勸農之仁所留意者故以奉問也安國此㸃自如未有占對之日幸為人自重不宣安國再拜伯高太博尊兄閤下

呂頤浩

呂元直台眷均福帖 行書紅粉牋本

頤浩再拜台眷均福承奉郎權富陽縣徐端義乃舊同官之弟前為富陽丞諸司嘗奏乞知本縣會諸使屢更易辟不成邑人頗安之幸為檢會案牘再為奏乞庶惠及百里也頤浩再拜

李綱

李伯紀近被詔書帖 行書紙本

綱再拜近被御筆詔書以向條具邊防利害特加見諭上恩隆厚何以克當孤危之跡去國十年間關險阻無

所不至拳拳孤忠今乃見察弟深感泣今錄詔書并謝表劄子去恐不知也網衰病日加不復堪為世用然靜而謀之則有暇矣近於所寓僧舍之側葺小圃蒔花種藥為經行遊息之戲作上梁文及圃中十二詠輙以拜呈如得妙句為林下之光幸甚幸甚綱再拜

岳　飛

岳武穆題池州翠光亭詩

愛此倚欄干誰同寓目閒輕陰弄晴日秀色隱空山島

樹蕭騷外征帆杳靄間予雖江上老心羨白雲關岳飛

劉光世

劉平叔即辰秋思帖 行書紙本

光世咨目頓首啟上知府侍郎台座即辰秋思寖肅伏惟撫字之暇神贊忠嘉台候動止萬福光世駐軍淮右未緣詹晤伏冀惠時為國保嗇前膺異拜不宣光世咨目頓首啟上知府侍郎台座

尹焞

尹和靖十帖

前月帖

焞頓首啟前月特蒙寵顧以病軀不得款奉教益為恨繼辱賜書併錄示定夫所撰其叔父墓銘顯道書先生易傳後捧領披讀感愧之心有不勝言專使至承惠翰荷眷予不忘甚幸甚幸焞即此遠依庥庇諸事粗遣腰痛亦減七八不煩過慮曽憲來寓虎丘日獲相見或云可居旬日車馬聞欲來此遂得款聽葢論未間尚冀為

斯文自重懇切懇切使還專奉啟起居兼謝下情不周

焞頓首再拜

易傳帖

錄示易傳差互且據焞所收本寫呈乞檢至更望訂其是非他俟面議焞再拜

虎丘帖

焞再拜啟向寓虎丘時蒙寵顧極荷眷予之勤去秋過高隱辱館待至厚拜别之久日益瞻仰遠承惠問獲聞

動靜感慰兼集即日大暑伏惟尊體萬福㝝去年冬末來會稽凡事安集不敢有煩逺念未由拜會惟乞為斯文倍加保重以副顒望眞切謹專附手啟上問不周㝝頓首再拜六月二十四日謹空

會稽帖

㝝再啟自至會稽以退閒不脩講人事不遇便人故久不得上問必能深察向承教論語二事今已改正或更有未定處有的便無惜貶諭朋友切磨之道廢而不講

正賴吾信伯也萬萬留念顒望顒望貴眷各叶吉慶時暑以保愛為祝小姪塽已受恩今年三月得岳祠亦薄有祿麇僥倖僥倖亦恐知之焞再拜

教益帖

焞頓首啟拜違教益兩見改歲瞻仰之心與日增積仲夏謹時伏惟贊畫之暇尊體萬福焞守拙碌碌隨分而已然則平日所聞不敢不尊衰老日甚幸未昏憒不煩過念未由拜會敢冀順時保重前需名除以副友執之

願謹專附狀起居不周焞頓首再拜信伯通守學士賢友執事五月十六日謹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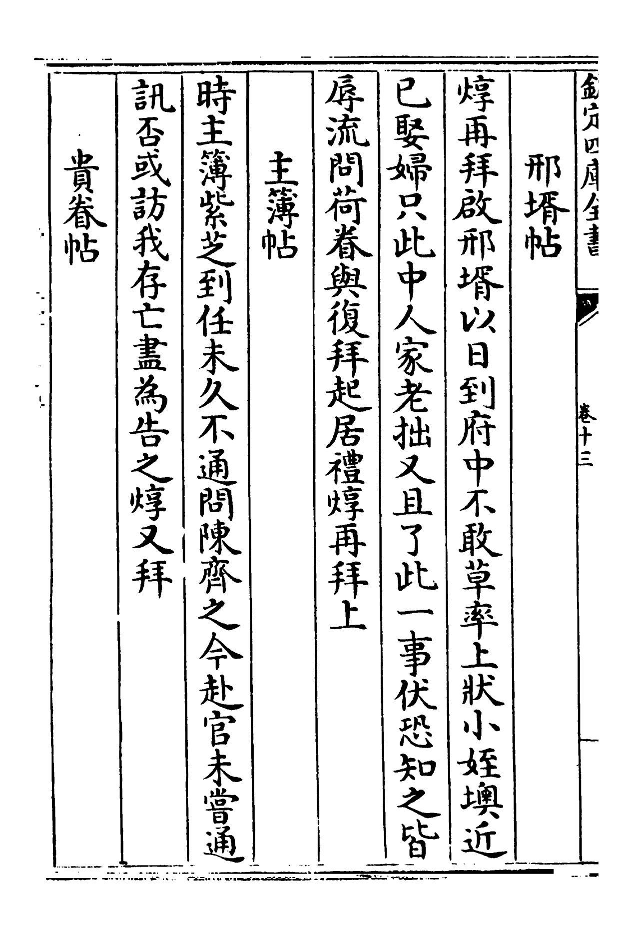
兩妝帖

焞再啟近兩妝所惠教墨獲聞動静感慰兼至過荷不忘甚幸甚幸常州往來衝要應接不能不少勞神用在信伯處之必不廢力有暇進道否有學者來講此道否必不倦以告也塊處僻寺向風不勝馳情焞再拜　貴眷各惟上下安裕夏暑敢以保愛為請焞上問賤累特

蒙問念感愧之至焞再拜

久違帖

焞頓首拜啟久違益論日增瞻仰專使至特辱貺教伏審即日按察之暇尊體萬福感慰兼集焞居此幸安諸事粗遣不敢煩念慮未有拜會之期向風馳情秋暑尚炎伏乞順時保重前需大來以副願望下情豈勝拳拳使還謹奉狀起居兼謝不周焞頓首再拜信伯通守學士友舊執事八月上澣日謹空



邢壻帖

焞再拜啟邢壻以日到府中不敢草率上狀小姪墺近已娶婦只此中人家老拙又且了此一事伏恐知之皆辱流問荷眷與復拜起居禮焞再拜上

主簿帖

時主簿紫芝到任未久不通問陳齊之今赴官未嘗通訊否或訪我存亡盡為告之焞又拜

貴眷帖

焞再拜貴眷各叶吉慶敢以保愛為禱焞上問

國朝崇重儒學然自布衣聘名者特為難得故侍講侍郎尹公著作崇道王公皆伊川先生高弟又皆用布衣特名師友輝映搢紳榮之維尹公致位通顯德望表表而王公立誠為已仕不求進故知之者希然不可以是判優劣也今覩尹公所遺王公尺牘一話一言必以尊所聞務講學相期責善之誠如此則王公之為人可知已葢嘗以為國家

之患常由人心之偏詖而邪說暴行之肆熙豐符
紹所以基靖康之禍也惟儒者則有正人心息邪
說距詖行放淫辭之功焉紹興初年懲創前轍隆
儒勸學人主特有意焉尹公以經學納誨所以格
君心者微矣王公討論史觀破紹聖元符誣謗之
讒慝明宣仁泰陵慈孝之本心其功亦不細凡此
皆正人心之偉節也用乂厥辟紹開中興豈偶然
哉然格心之道難明而遜志之言易孚此世道消

長所以相推而不已也厥後權姦秉國盡上志賊人心天下泄泄斯道幾墜幸賴乾道淳熙諸公相與扶持考其師友淵源則出於河南之門者為多信乎功不在禹下也然尹公年譜但載陳公輔之見詆而不察其反覆葢自趙忠簡用朱子發范元長於資善堂時以為極天下之選朱嘗乞官謝顯道之子其奏疏明伊川以為實繼孔孟不傳之緒尹之被召命陳之除吏部郎則皆以范薦也陳首

對論王安石學術之害乞數數禁切且言臣初無所知未免從事王氏學既而心知其非每自感悔遂除司諫言又有見今被舉其文學行誼實為可稱而尚在遠方遲遲未來者乞下有司多方禮請已而忠簡去位所以引用多罷去惟朱以上眷獨在公輔復上言廷臣有私意取程某之説謂之伊川學者偽為大言謂其實繼孔孟其實何人將見淺俗辟學惑亂天下伏望睿斷擇羣臣有為此學

者皆屏絶之於是朱公亟求去上堅留之尹公亦以此辭名命有旨促赴闕陳尋除禮部侍郎既嘗上意不能肱則又請明詔多士今次科舉將安石三經義與諸儒之說並行以銷去偏黨愚考觀至此為之嗟嘆信乎任賢去邪之為不易也或者稽韓退之之言謂自古賢者常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常無以自存不賢者志得意滿如程門諸公宜在高位顧終身連蹇以為造物者好惡與人

異余謂不然賢者之所得於造物者養其大體者也不賢者之所得於造物者養其小體者耳吾既得其良貴矣又慕人之所貴巳受大又取小其可乎彼妾婦之道不能自樹立而以順為正故膏粱文繡珠翠脂粉以自寵飾而媚於人大丈夫豈慕為之哉古之得志居上位者若堯舜禹湯文武皆不敢以天下為巳養菲衣惡食遠色賤貨兢兢業業不敢自暇自逸凡以儉於小體而崇其大體也

安富尊榮孰與焉先文定嘗獲講習於著作君其曾孫仲可出示尹公帖於是三復有感而書其後帖中所謂時紫芝者善歷學先文定嘗薦之謂其學問淹貫推究詳密及陳齊之名長方亦先友也寶祐歲在鶉尾小滿日玉山汪懿書

蘇庠

蘇後湖詩翰

德友近在只尺乃不相過因成小詩呈庠上

十日已吹梅信風絶憐未許一尊同喜君不減習主簿愧我殊非龐德公

德友求薝蔔花栽戲作小詩代簡庠上

問訊雲蘿小隱家剡藤醉墨半攲斜酒餘落筆已殊絶發興不須薝蔔花　前席中席闕逸得非有酒餘落筆之興乎呵呵

門中伏候萬福妻子輙拜起居之禮必恭已行否或面留告道區區之意山中雖荒索然歸金壇亦便道也儻

蒙肯賜屈辱不勝至幸庠庠再拜

庠再拜上問尊夫人共惟壽體益康寧門中上下均休

老媳婦輩敢拜起居山中有委萬萬疏示庠再拜

跋周德友所藏養直帖

李將軍之霸陵見呵於醉尉陳拾遺居射洪畢命

於暴宰吏之能辱人也如此澹臺子羽不至言游

之室閔仲叔以口腹累安邑委而去之士之重所

就也如此後湖蘇公隱丹徒五名不起其於世何

如也周君德友親主縣簿願從之游文書往來委曲如瑣求諸古人未易一二也

見松而知柏問蘭而識蕙臭味不殊耳僕從德友文游尚未款觀後湖之所稱道令人意傾也紹興庚辰人日建安徐詡書

後湖先生仙去已久殘章墜藁不為六丁取去流落世間者尚或有之未有若吾德友所藏如是之多也先生少不就舉老不就徵葢神仙中人非世

之所能羈紲者故語帶煙霞㬢松風非食烟火人所能到此尤可寶也見德友說未經散亡時其家所得詞與詩與尺牘堆案盈箱遷徙十亡八九則不為世之所見何以寶而藏之者又不可勝計也

伏讀欽嘆久之紹興庚辰汝陰李壽臣書

米元章在儀真時謁貴人於舟中見右軍王略帖求以他畫易之貴人不可元章因大呼據舷欲墜貴人大驚遽以與之後湖先生高風素節照映天

壤字畫高妙奕奕有晉人風氣先生下世二十餘年矣文章翰墨散落士大夫家獨松巒居士所得尺牘甚富筆勢俯仰如見其與之抵掌談笑也歎愛之餘且祝松巒謹藏之有好奇如米老者松巒得無情也邪宋𤩒題

後湖先生於吾家契好最舊僕晚生不及見之也臨終之歲為叔父中黄翁語羅浮異事知其超然玄悟不隨化俱盡矣今德友顧尚刻舟求劍何邪

然德友負其所養不少見於世獨置力於斯文真能不負所知哉乾道丙戌除日借觀於上饒祥符僧舍眉山蘇嶠

後湖先生以清江曲見賞於東坡今觀此詩帖葢有得於東坡者東坡嘗謂延州來季子張子房皆不死嶺南之人亦言東坡不死後湖真不死矣德友久從之游恬於仕進其文氣老而益健有以夫乾道戊子冬至後二日莆田陳稚書

跋蘇養直詞翰

慥頃嘗編集本朝名士百家詩選仍為傳引載其出處蘇養直亦與焉庠字養直京口人初以病目自號眚翁後徙居丹陽之後湖更號後湖病民其父堅字伯固有詩名養直少而穎發下語輒驚人嘗作清江引東坡筆之且云此詩載太白集中誰復疑其非也乃吾宗養直所作平生不事科舉安貧守道沈酣詩酒寄傲江湖間雅游故人皆一時

名士徐師川尤厚善紹興初薦於上名赴在所丁
寧敦遣養直高卧不肯起搢紳益欽重焉養直事
佛甚謹深契禪悅清虛恬淡又得養生之術三年
前盛夏追凉方與客對棊有衣褐者持謁云羅浮
山道人江觀潮未及起迎道人直造就坐旁若無
人養直驚愕問所從來答曰羅浮黄真人以君不
好世人之好烝母已成令某持丹度公可服之袖
中出一小合藥黄色而膏融養直遲疑間道人曰

此丹非金非石乃眞炁煉成疑即且止俟有急服之出門徑去俄頃不見養直以丹置佛室後與客飲醉後食蜜雪和龍腦一夕暴下而卒所親記道人之言亟取丹視其堅如石磨以飲之即甦自是康强異常齒落者復生鬚白者再黑眼枯者更明紹興十七年歲旦日與家人酌別且告辭鄰里二日東方未明披衣曳杖出門行步如飛妻孥僅挽其衣則已逝矣黄眞人者石晉時為惠州太守天

福中棄官入羅浮山今居水簾洞人不得見養直
命畫工齋潔瞑想以其意為黃眞人像畫畢則宛
然江道人也識者以為姓江而以夏來即黃眞人
矣以是知養直之亡豈道家所謂尸解者乎前此
盡裒所為詩以屬鄉林向伯恭慥嘗見其詞翰巨
軸士大夫多作跋尾慥亦題詩云元祐文章絶代
無為主盟者眉山蘇舊聞宗匠為詩匠今見東湖
說後湖寂寞香山老居士浩蕩煙波古釣徒瀾翻

翰墨驚人眼一段清冰在玉壺徐師川號東湖居士今覽德友所藏墨蹟數軸因書傳引附於卷後紹興癸酉歲初伏日温陵曾慥

陳與義

陳簡齋詩蹟

耿耿虛堂一榻秋人間高枕幾王侯亂雲未放曉山出片月不隨溪水流檢較一身渾是孄平章千古得無愁湘波見說清人骨恨不移家阿那州　山居

水堂長日靜鷗沙便覺京塵隔鬢華夢裡不知涼是雨

捲簾微濕在荷花　雨過

妾家長干里春慵晏未起花香襲夢回略略事梳洗妝

臺罷閱鏡歛色照江水郎帆十幅輕渾不聞櫓聲曲岸

轉掀蓬一見兮目成羞聞媒致辭心許郎深情一牀兩

年少相看悔不早酒懽娛藏閨園嬉索鬬草含笑盟春

風同心以偕老郎行有程期郎知妾未知鷂首生羽翼

蛾眉無光輝寄來紙上字不盡心中事問遍相逢人不

如自見眞心苦淚更苦滴爛閨中土寄語里中兒莫作

商人婦　長干行

風雨吳江冷雲天故國賖扶頭呼白酒揩眼認黃花容

夢蛩聲歇邊心鴈字斜明年又何處高樹莫啼鴉　九

日家中去非

史稱簡齋河目海口大耳聳峙其出處氣節翰墨

文章為中興大臣之冠葢匪直詩名出后山之右

已耳雨舟寶峴樓蓄名賢遺墨甚富此固其甲乙

品云元嗣漢齡其永寶之嘉靖二十七年中秋日

石川張寰偕岳子漳餘鑒賞於横山堂距雨舟仙

逝忽九易春秋矣撫卷悵然者久之石川

范　潔一作絜

范景圭一舟帖行書黄粉牋

適聞有一舟自北來未入門已遣介催促前來稍堪即

押往閘頭候使艎之騰移也乞悉州中諸幕各有差朱

簽謁告獨當勘事勞可知也脩答艸艸幸深照其愚悚

愚悚潔啟 五 編號 字

春澤帖 行書黄 蠟牋

春澤可喜今有豐年之望也陵事想煩經畫裁費之外必易應副子細孫兄去可悉談也

徐夢莘

徐商老久不上訊帖 行書 紙本

莘頓首區區久不上訊企想不勝 闕 日逓中蒙問伏審公暇履用安裕數日前得勅合部尚未知各在舊治所

還會於北都矣子正已自申陳恐已得明文及其他處
置行遣並乞示諭但恐廨舍不足當煩為慮久此孤陋
再獲款灸喜可知也未間切冀保重不宜莘啟上安國
贊善閤下廿日新樂縣燈下

書畫彙考卷十三